

饮食男女

舒 譚
随 笔

東方出版中心

当代中国学者随笔



Y I N S H I N A N N U

舒 湮 著



* T 0 4 2 7 3 5 *

笔

饮食男女

舒 湮 随笔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饮食男女——舒湮随笔

舒 湮 著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东方出版中心海峰印务公司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数: 220千字 插页5
版次: 199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627-138-4/I·56

定价: 16.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著名学者舒邈的随笔作品集,也是《当代中国学者随笔》丛书的一种。

全书辑选了作者近年来的随笔作品 93 篇,主要分人物纪事、山川、世味、文艺、饮食男女五大部分。作者以自然流畅的文字,结合其丰富而颇具坎坷的人生经历,或记其亲身亲历、富有史料价值之事;或对人生、社会百态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或借古论今、借景寄情以警醒世人;或录饮食男女生活之“闲情”而意在言外。全书语言风格随体而变,或沉郁凝重,或直捷犀利,或妙趣横生,作者热爱生活之情跃然纸上。

静夜思(代序)

我一生都习惯在风风雨雨中，这并非由于我欣赏风雨，而是无力阻挡它对我的侵袭与欺凌。生活在狂风暴雨中，可以使人从捶楚中得到锻炼，而死般寂静的沉潭，只能让人窒息。由于身处这样一个环境，形成了我的逆反心理和放达不羁的作风。

我童年在私塾里学的是“之乎者也”，一满七岁就读官定的教科书，“人手足刀尺马牛羊……”那时作文最怕写应景的什么元旦、国庆感言之类，而老师偏偏最喜欢省心省事出这种公式化的题目。我不得已，每以“古人云……”或“子曰……”开头，望文生义加以发挥，不管牛头对不对马嘴，然而都差幸及格。

回顾我的写作生活，先从文艺评论开始，然后是剧本，以后是杂文、散文和报告文学。我始终不是职业写作者，严格讲来，我算不上一个作家，更谈不到有什么成就了。

我动笔杆子是30年代初，在读大学的最后一学期，选课不多，尽有余晷可以从上海西郊入市区看电影。那时，还没有译制片，直接看原版电影可以锻炼听解外语能力，所以教授也鼓励学生这样做。日久，我便学着写起电影评论来了。写评论，对我来说，并非轻松的事。特别是美国电影俚语多，讲话速度快，我常常跟不上，连洪深教授也承认他至多听懂八成。当时，放映新片手头事先都无参考资料，对故事情节、编导演员都不了解，只有靠临场即时理解，遇着重要的叙述和关键性的对白，只好当场摸黑在小本子上草草记下，碰上好的画面构图也同样描绘下来，散场

后再整理成章。对《十诫》、《哈姆雷特》、《双城记》、《未完成的交响曲》、《翠堤春晓》（《蓝色多瑙河》）、《闺怨》这类影片，我都事先熟读《圣经》、莎士比亚、狄更斯、舒伯特、施特劳斯、白朗宁夫妇及其作品所描写的时代背景。人家写文章是举重若轻，我这笨人只有采取死办法。为了探索舒伯特和施特劳斯，我先从《大英百科全书》中找到他们，再自音乐辞书中追踪寻觅他们。为了理解白朗宁夫妇，我先阅览影片改编的蓝本《温勃街上的白雷特家族》剧本，发现许多台词都是剧作原来的对白，这使我对电影的理解就容易多了。

人家写作是“治大国若烹小鲜”，闹着玩似的，我却反其道而行，写一篇“千字文”重如扛鼎。尤其是杂文，写得温吞水似的，没劲儿，一有棱角锋芒，使编者如同摸着烫手的栗子，为难。因此，尽可能写得含蓄些、深沉些。我事事认真，聪明人讥笑我多此一举。我倒认为这个起于青萍之末的风，开端开得好，能促使我学习一切我不熟悉的事物。这样，一旦面临新的课题，不致茫然，手足无所措。我写山川，不是为了游目骋怀，而企图让沉睡的历史起来说话。我去西安，我去别人不去的大明宫遗址盘桓良久，一会登上含元殿废基，四顾眺望，遥想盛唐“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威武鹰扬，一时徘徊于台省宫柳前的乱石土坡间，遐思当年杜甫和王维、岑参、严武并肩出入相与唱和的豪情逸兴，一时又踟躅于麟德殿丹陛边凭吊御宴朝贺的觥筹交错与宰臣百官奏事的肃穆廷议以及比邻的太液池上妃嫔宫娥泛舟嬉水的莺声燕语。1981年，我在洛阳发现隋唐宫城故址中考古研究所一年前于乾元殿原址发掘的一处格局罕见的圆形青石板建筑的基础。对这座建筑物遗存，有关方面争议未决。我作为一个有考古癖而并非专家的人，翔实地勘察并遍查有关簿籍，认定它即是武则天兴建的“明堂”。两年后，考古当局才落实这个问题。我写剧本《精忠报

国》时,走访了岳飞的诞生地和蒙难处,在握管之余,始终对世传岳飞手迹的“还我河山”和“出师表”的碑刻存疑,经过反复核对验证南宋文官武将将流行苏(轼)体书法,方肯定了它都是后人的伪作。从这些细微末节,证明:“人非生而知之”而是“学而后知之”的。

我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战地记者,遍历中原、晋南,又辗转前往延安访问,并潜入敌后“孤岛”的上海从事新闻和戏剧电影活动,写过不少战地通讯、报告文学和剧本。嗣后养成每事问的习惯,追根究底,必了解个通透明白方肯罢休。窃以为,这是写作的必由之路,我们不能为事情的表象蒙蔽,不能轻信人言,甚至见风就是雨,自欺欺人。

建国后,我调国家中央银行工作。文艺写作的机会少了,而接触人物却多了。我写毛泽东、周恩来,不写他们叱咤风云的名山事业,那是中央党史办的工作,我只是从有限的接触机会捕捉他们警欬谈吐和生活细节描述他们的风采。我写我父亲与毛一小时的晤谈中,但闻主客问答,而在座的毛的亲密战友朱德和近习幕僚李维汉、胡乔木、吴冷西,除含笑颌首外,默然决不插话,以示毛在党内至尊无二的地位。我写毛泽东向客敬茶时的分寸和所用的青花细瓷盖碗和大红知单,表达他是习惯于中国气派土生土长的农民革命家。我写毛泽东夜深送客,在甬道尽头伫立良久,目送过去一代人物行将和他永诀之状,以描绘这一代豪杰,此时此刻独立苍茫、怆然孤独的心情。我写周恩来,从他拾级登楼造访时的一声:“冒老在家吧?”点出这位来者必定是热情爽朗的周总理,而不会是别人。时届端阳,气温已高,而阁揆却连领口的风纪扣也不解开,正襟危坐以对长者,说明他时刻律己以严、谦虚冲和。当我要打开电扇为周祛暑时,他不理会自己汗涔涔,却担心老人怕受风寒,连忙阻止。当周围群众闻周莅临,咸欲

一瞻风采，使他陷入重围，他仍耐心地向大家挥手示意，一时忘记和我告别，待登车落座后又急忙下来和我握手。这些细节反映出周对人的尊重和仔细周到。

我平生最怕编者点题作文，如同“应制诗”，难写得好，免不了沾点八股气，不是清一色的这个，就是清一色的那个。长期以来，我们穿惯了制服，不是灰溜溜的，即是蓝靛靛的，缺乏生气，没有个性。

人生苦短，浪费每一分一秒，都是对生命的挥霍。就我本人而言，在我如今八十有二的岁月中，似乎只有抗日战争的八年和建国之初的五六年中是实实在在工作外，再就是从1982年下岗之后，这十来年重新拾起笔杆子写一些东西，而其余绝大部分光阴，我和我的同命运者是出没于政治台风下的惊涛骇浪中，俯仰由人，身不由己。一个人总有他生命爆发火花的时刻，有的人正处在朝晖临照、光芒四射之中，有的人却已入晚霞烛天的暮景。我这一生中辉煌的阶段，竟似流萤般地一闪而过。

如今，我已懵懵懂懂步入老年了。人生已临冬令的黄昏，如若“上苍”允许我再一次以人身出世的话，我相信自己会比今生更懂得做人的道理。我会更切实际一些，丢弃幻想、正视现实。我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只能老老实实行事，尽其所学，竭其所能，惟其如此，才能仰不愧于天，俯无忤于地。

目 录

静夜思(代序).....	1
--------------	---

我又见到了毛泽东.....	1
---------------	---

周恩来话家常.....	7
-------------	---

和朱老总一道过年	13
----------------	----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20
------------------	----

幸之未随形体火化而消失	25
-------------------	----

追思老报人姚苏凤	28
----------------	----

致萧乾书	34
------------	----

悼怀姚克	38
------------	----

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	--

——谈弘一法师	41
---------------	----

忆梅兰芳	
------	--

——留芳九畹擅风流	45
-----------------	----

哀周信芳——蜚声鞠部信芳菲	49
想起了胡蝶	52
人世沧桑红土店	55
五姐的死	60
此之谓“民主将军”	65
读顺治帝《遗诏》	68
治天下唯用人为本	71
道光爷的“俭德”	74
闲话林则徐	77
当林则徐受到打击的时候	81
蒙古“寻根”记	84
成吉思汗、王昭君及其他	87
车马喧嚣逼青冢	90
乡关怅触故园情	92
水绘园与沈三白	94
往事悠悠逐海波——烟台抚旧	97
苏轼与登州	101
任嚣墓今何在	103
六榕寺的最后一棵榕树	106
桂林情结	108
三座火炉城	110
说“气氛”	113
祖国大地的中心	116
亚当夏娃创造了上帝	119
敦煌呀！敦煌	121

月牙泉的黄昏·····	123
登上艺术的圣殿·····	125
“卑贱者”的杰作·····	128
静土与人间·····	131
关山万里残宵梦·····	133
瀚海蜃楼现酒泉·····	135
天马的故乡·····	137
凉州四边沙皓皓·····	139
川江峨眉峻秀之外·····	141
乌峭岭上放蜂人·····	143
吃素的老虎·····	145
何来“美龄宫”·····	148
炼丹术的破产·····	150
说信·····	153
司马光教子·····	156
盗亦有道,奸亦有见·····	158
那桐卖官鬻爵·····	160
历史的微妙·····	162
血写的历史岂能淡忘·····	165
崇侈靡尚非其时·····	168
海外奇谈·····	170
人多未必力量大·····	173
布袋和尚的启示·····	175
为康熙帝立铜像(外二篇)·····	178
元旦书红·····	182

一篇未褪色的日记·····	185
知识分子何价·····	190
人文精神的失落·····	192
地摊文化·····	195
“存理灭欲”云乎哉·····	198
何妨学佛参禅·····	201
招领诗二首·····	206
张之洞江亭修禊·····	209
“排场”琐谈·····	211
“打官腔”之类·····	212
从《圣经》说到《潘金莲》·····	216
邯郸一梦未荒唐·····	218
勇敢的开拓性试验——赞“南腔北调大汇唱”·····	221
不离经且叛道·····	225
浅论苏州评弹·····	231
“小赤佬，混俏”·····	238
回顾历史 正视现实·····	243
我做了一次国民党“接收大员”·····	246
闲情偶寄于微辨·····	249
佛门不吃荤·····	252
周八珍与楚宫宴·····	255
汉唐御膳·····	258
胡姬酒肆与 KTV ·····	261
南宋的国宴·····	264
从“诈马宴”想起的·····	267
忆老东安市场·····	269

吃紧与紧吃.....	272
理论美食家.....	276
吃茶的艺术.....	279
唐室的性解放.....	284
太监与宫女.....	287
皓首匹夫的独白.....	289

我又见到了毛泽东

1976年的9月9日,正当祖国风雨如晦的时刻,毛泽东抛下了他手创的事业,悄悄离开人间。千千万万世人以复杂的心情,痛苦地为中国前途迷惘。

时光流逝,物换星移,许多事都淡忘了,有些事也应惘然置之,然而我的两次会见毛泽东,却铭刻心版。

1957年夏季,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在中南海又见到了毛泽东。事情是从我父亲冒广生(鹤亭)在《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引起的。父亲一生历经曲折。戊戌政变时他参加保国会,变法失败后被推荐应试经济特科。试卷中论称引据卢梭,为阅卷大臣张之洞所黜。嗣后出任刑部、农工商部郎中,又师事桐城吴汝纶,与林纾同为陈衍所称的“海内三古文家”。入民国后,他历任江、浙等地海关监督、外交交涉员。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任内,以留学回国的丁文江、翁文灏为第一、二科长,开创我国经济资源的勘察工作,并在国民党政府考试院

任高等考试典试员和国史馆编修等闲曹。然而，他毕生主要致力于文化学术事业。

6月的一天深夜，中南海派车来接我父亲。我是奉命陪同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去见党和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车子在静夜飞速驶向府右街，穿越怀仁堂，北折进入中南海甲区，一瞬间于游泳池畔戛然而止。从甬道转入，一顶硕大的帐篷立于池边，内有一张办公桌和一张方桌、几把藤椅、一张小铁床、一只帆布榻。这就是毛泽东夏令办公和小憩的处所。警卫员先行步入通报，然后引领我们入内。毛泽东立刻自餐桌边伸出手来说：“冒先生，欢迎你！”接着，他问我：“你的名字是哪几个字？”

“舒湮。舒展的舒，湮没的湮。”我回答。

“用‘湮’字作名字的很少见。”他含笑说。

“原来用‘湮’字，作恭敬解。我第一次用舒湮的笔名投稿时，排字工人误将言旁植为三点水。我心想，这样也好，免得言多必败，就此湮下去了。”他忍俊不禁。“这也好嘛！一开一合，对立矛盾的统一，集中于你一身了。”

父亲为我介绍：“舒湮在抗日战争时去延安，见过主席。”他端详着我，微微皱起双眉。“时间太久，记不清啦。”

李维汉和胡乔木、吴冷西在座。这时，乔木同志插话：“舒湮同志1938年去过延安，见到主席。”他“哦”了一声，随即引导我们父子坐在餐桌旁。他这时刚独自用罢晚餐，菜肴还未及撤除，四只什么菜我已印象模糊，但其中瓦煲腊味饭和一碟辣子却记得很清楚。虽值天气炎热，主人犹嗜肥鲜，说明体魄胃纳的强健。餐桌上放了一樽开瓶的长白山葡萄酒。他唤人再取过两只高脚玻璃杯，亲自给我们斟酒。父亲年迈，戒绝烟酒多年，拱手辞谢。主人劝说：“这是野葡萄酿的酒，老年人吃了对身体有好处。”他举杯相邀，先自干杯。父亲经不住主人的殷勤劝酒，也一饮而尽。

警卫员用托盘递上两盅盖碗茶。他取过茶盅，放在我父亲面前，掀开碗盖，说声“请”，又指另一碗茶对我说：“用茶。”我欠身自行接过青花薄胎细瓷的盖碗，陡然回忆儿时在家乡过年时曾见此物，也想起20年前我访问延安时宴会上的那张大红知单。红知单和盖碗茶虽不一定说明什么社会属性，却引起我对过去时代文化遗存的联想。

当年，我在一间寻常的瓦房里见到了这位叱咤风云的神话人物。斗室的烛光，十多年后照亮了神州大陆。深夜，刁斗星寒，一个颇长的形象现在眼前，显示着不同凡响的睿智、机警、极度老练精干的器宇。在两个小时的交谈中，我们涉猎广泛的话题，他的辩才无碍，使人相信他通晓古今、顺时应变的雄才大略。在我们即将告别延安前夕，毛泽东、张国焘代表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名具柬邀宴我们一群青年记者。那张古老的大红知单，分列主客的席次，至今给我留下鲜明的印象。

毛泽东看过我父亲发表的有关整风的文章，话题便从整风开始。

“老先生讲得好啊！如果说共产党员没得偏差，那又何必整风？批评是帮助党员纠正错误。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的，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

父亲自称行年八十有五，经历几个朝代，从未见过今天的政治清明。人非圣人，谁能无过？共产党员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圣人吧？

毛泽东颌首倾听。

“我对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起初怀疑会不会把思想搞乱。后来一想，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国家有道，则庶人不议。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忤。只要以国家为前提，而不是以个人为目

的，那就叫争鸣也可，叫和鸣也可。”

毛泽东以肯定的语气郑重地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我觉得在这种场合毋庸置疑，便移坐餐桌右首，转脸凝望一箭之遥的游泳池。此刻池水清澈见底，水不扬波。谁知太液池下的风浪正在汹涌激荡，而我还木然。

毛泽东随即以浅显的语言，对老人阐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又指出：维新派在60年前提倡革新，变法失败，流了血，给了人们教训。20多年后，中国共产党人提倡革命，建立了人民的政权，“你我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毛泽东不是推崇某一个人，而是以一个革命家的襟怀，对爱国主义先行者们的肯定。

正讲着，朱德信步踱入。毛泽东向朱德介绍我父亲。老人喜出望外，不禁拱手道：“老朽此生得见当代两大英雄，曷胜荣幸！”

朱德连忙摆手逊谢，绽开憨厚的浅笑。

毛泽东捡起筷子指着饭碗朗笑：“英雄也靠人民的粮食生活呀！我们不是神仙，也是吃人间烟火食的凡夫。”

我父亲指着我说：“我儿子访问山西八路军总部时，总司令曾款待过他。他后来在上海写了个话剧《精忠报国》，用秦桧影射汪精卫。汪精卫向我要人。幸亏他早跑了。”

毛泽东目视着我说：“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徵明有首词，‘笑区区一桧何所能，逢其欲！’大可一读。我们从前也在‘安内攘外’的口号下，呃、呃……”

毛泽东博洽多闻，熟读史书，而且出语寓庄于谐，说来娓娓动听。

后来，他们又谈词的问题。一代风流人物谦虚地“愿闻高